



官版

小四書

性理字訓  
歷代蒙求

復

12-4  
1055  
2





門 14  
卷

二之十七頁下窮理  
同十九頁下究理



小四書卷一 性理字訓

程公字達原徽休寧人  
長撫州臨汝書院家焉

程若庸誤

造化第一

孔子贊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

透徹至到之理如水之渾濁然者

如泉未發如曠遠沙地目際

太極字之出處訓語曰至理

至理渾然

沖漠無朕

曰造化曰品彙指兩儀四象八

造化樞紐

品彙根柢

卦曰渾然曰沖漠無朕曰樞紐

是曰太極

此謂如屋之脊棟極者屋之脊棟高上中正眾材所構者故取為理氣統會之喻

曰根柢方是指太極





易元亨利貞孔子贊乾元

坤元遂分四字以言天人

之德程子曰四德之元猶

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

言則包四者此之元氣專

言之者也

日光所射為陽雲氣所蔽

為陰此是本字本義

陰陽乃山阜之背陰向陽

處後世二字通用

有次序之數而後有形象

之數既屈則二方伸復一

一氣块然

如淘泥之块块然

動靜周流

此謂本原之氣

是曰元氣

虛出而動

氣動而健

次序形象之數一三五七九

其數也奇

吸入而靜

氣靜而順

不專主

能成萬物

是之謂陽

能始萬物

作起

元氣字出漢律歷志陰陽之二氣由一氣而分一者其本原也

充塞太虛

造食物消化物發生長育

造化發育

太虛空中

兩語可以包二數

漢志言太極元氣函三為

一謂含陽奇陰偶也

易以道陰陽然易經無陰

陽字鳴鶴在陰乃水南山

北之陰小象傳於乾坤兩

封初爻露出陽在下陰始

疑之義至大傳乃曰一陰

一陽之謂道立天之道曰

陰與陽於是氣化之義闡

矣

次序形象之數一四六八十

其數也偶

虛而動者

得氣之陽

轉動

運乎地外

專主

主於生物

始生物之氣

得氣之陰

包函

函於天中

是之謂陰

散而飄揚故清日月星之象

輕清成象

蓋

大無不覆

是之謂天

聚而重墜故濁山川之形

重濁成形

潤

廣無不載



專主  
主於成物

是之謂地

性是人生所稟者德是人心所得者借以形容

為陽之性

為天之德

天地氣化

健而無息

是之謂乾

元氣分而為陰陽故其

性不同天地得陰陽之氣故其德不同

為陰之性

為地之德

健順一畫之乾坤無息

順而有常

是之謂坤

有常三畫六畫之乾坤

張子曰由大虛有天之名才離地自即是天也

氣運於天

循環無端

如之終始之端

金木水火土五物之材

春木夏火

溫和發生於東光明昌盛於南

秋金冬水

清肅於西靜定於北

質具於地其精光為五

土為沖氣

沖融之氣

寄王四時

星見於天其氣化為五

五氣之運行

辰行於天地之間故凡

是日五行

若昧 顯著

管於五者

質生於地

自微而著

禹第洪範初一日五行

潤下炎上

曲直從革

箕子所陳一曰水至五曰土乃

土兼載之

并四者

而能稼穡

行於五辰當以木火土金水為

序若言五物之材當以禹所言

水濕而流下火爍而燎上

木有曲有直 金亦可用可治

有種 有收



六府水火金木土為序五材二字宋子罕云

是曰五材

五物之材質

春夏陽之時春時陽尚少夏時陽乃老秋冬陰之時秋時陰尚少冬時陰乃老

萬物之生

於時為春

四時

元頭也居一身之上故以名天德之首

是之謂元

氣為少陽

天道之始

亨是眾美所聚盛大通達故曰嘉之會

萬物之長

於時為夏

氣為老陽

天道之通

是之謂亨

萬物之遂

順成

於時為秋

宜於物

氣為少陰

天道之宜

是之謂利

萬物之成

已成就

於時為冬

正而不他固而不泄

氣為老陰

天道正固

利字從禾從刀以刀刈禾有快便了割之義

天道之宜謂使萬物各得其分彼此伶俐斬截



是之謂貞

陰陽形於卦畫 在卦畫前

形而上者

一陰一陽流行之道

無聲無臭

聲響 氣臭

是之謂道

陰陽形於卦畫 在卦畫後

形而下者

肖卦創制之器

有方有體

位次 模樣

是之謂器

本如此不假作為

自然之理

是之謂天

易傳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此等字義與太極陰陽元亨利貞等字若捨易本文之義而為訓者皆非也道即易有大極器即十三卦取象之類  
程子曰天字分而言之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  
張子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

主宰萬化

一氣之分立

以二氣言

精明靜定之靈

陰靈為魄

來

氣至而伸

是之謂帝

神氣運動之靈

陽靈為魂

一氣之運行

以一氣言

去

氣往而屈

皆曰鬼神

一氣流行

此兩句以變易訓易

變通不窮

說卦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至成言乎艮

有心而無為上文對地字者以形體言此對帝字者以無心而成化言其以主宰言者則以聖人之有心矣

魂為神魄為鬼專言在人物者伸為神屈為鬼兼言在氣化者



一氣之運是變易之易。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

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兩兩相對。是交易之易。

變化見繫辭傳。假如水凝為冰。冰漸變則水漸

化。變成冰。則化了水。冰融為水。水漸變則冰漸

化。變成水。則化了冰。

易曰。窮神知化。張子曰。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

兩儀對峙

此兩句以交易訓易

交錯代換

是皆謂易

漸

此兩句訓變字

寢長有形

為化之漸

消融無迹

此兩句訓化字

為變之成

是謂變化

此兩句訓神字

陽動陰靜

合一不測

化。合一不測為神。又曰。一故神。注云。兩在兩故

化。注云。推行乎。

易曰。神無方而易無體。朱子於論語逝者如斯

章。本程子說極言道體。天之命。則是道而無體

可指。故先儒即氣化之。運。謂其與道為體。是因

其用而測其體也。

二氣消長

此兩句訓化字

推行有漸

是謂神化

流行賦子。如命令然。

深遠

維天之命

氣臭

於穆不已

天道之本體

無聲無臭

轉移

是曰道體

漸無漸有。始而終。終而始。

陰陽之運

所以

消息始終

氣運之成物消物

生生不窮

是曰造化



造化二字本莊子列子

造化本原如根本 如本原

廣大精微事業 而理致精微滋味

進學之始

未易驟窺遽然 小觀

花葉綴於梗斗斛平於槩梗槩猶云大段大約

夫苟茫然果

不知梗槩大段 大約

禮運曰聖人作則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易

求端用力則尋求端緒以用進學之功

何所底止處 致其極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全易皆然無非

列諸篇端故陳之於字調之篇之首

究其名義窮 名言之義

求端於造化字訓此數句本東萊近思錄序

終身嚮望

是為極致

情性第二

生意之元始亨通利遂正固

本自如此

子思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

元亨利貞在天之運行

自然之理

程子曰道未始有天人

是曰天道人之倫序 每日所思所為

當然之則合當如此 法

在入則為人道

人倫日用在天之所行

當然之則

是曰人道自然之理 如水流運行

論語孔子知天命字言命中庸天命之謂性

天理流行均與

賦予萬物



命是謂命天所令論語言道之將行將廢命也之類以氣數言與此所訓者不同

命是天所令者分是人分得者古康稟字從宀字從禾人之受氣

仰給於天如給禾於廩也人所分得者是之謂分孟子言分定以所得於天之全體言與此所訓者不同

程子論張子西銘理一而分殊本於一本 原於一原人物父乾母坤體其氣性其志

故曰理一然民同胞物吾與親體性同出於乾又坤母疏之分殊君宗子臣家相貴賤

之分殊聖合德賢其秀以至踐紋理出於一統形惟肖濟惡不才則賢愚殊富

貴福澤貧賤憂戚則厚薄殊理

一故同仁分殊故義不同也

萬有不齊所分受者不同是曰分殊

稟氣清者其質明氣濁者仰給稟於天者有清有濁

質昏氣美者質粹氣惡者有美有惡是之謂氣

質雜清濁氣中之氣美惡氣中之質昏明質中之氣粹雜質中之質質明則知

道質美則能行道受於人者或明或昏

或粹或雜是之謂質居天地之中得天地生物之德天地之心鬼神之會禮運

云惟人萬物之靈秦誓云陰魄 陽魂 合聚天地之心鬼神之會



荀子曰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

神靈靈於萬物

充拓能推所為

知而無義唯人兼之故為貴

是之謂人

鳥獸草木動植之類

成形得氣形氣之偏

拘於所稟

充拓而不能推

是之謂物

仰給於天或所稟厚薄

遭值或所遇盛衰

所稟謂合下之質氣所遇謂逐時之氣運

上文命字以天理之命言此以氣數之命言

是曰天命

所至謂心所行謂行君子安天命而盡人事

所至邪正

所行是非

所稟所遇雖在天所至所行却在我

是曰人事

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此

稟乎天理

無非莫匪至善

孟子道性善之所本

是之謂性

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又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此張

主於吾身

總統乎性情



子言心統性情之所本

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

然後好惡形焉樂記言性之欲未嘗指為情禮運言人情未嘗

以對性凡古書傳情字皆謂欲惡出於本心者耳公都子問性

善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是以情性

未嘗以為有善惡之分

是之謂心

喜怒哀樂

無所矯揉

是之謂情

心具五常

不慮而知

是曰良知

身備萬善 不學而能

是曰良能

本然之善 孟子曰孩提之童知愛親及長知敬兄此是良知良能

口鼻噓吸

思慮謀畫

氣之神也

是之謂魂

耳目聰明

記憶辨別

精之靈也

是之謂魄

心體虛明

能知能覺

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朱子曰燈似魂鏡似魄燈有光焰物來便燒可收可放鏡雖照見物然只在裏而魂動魄靜魂熱魄冷以魂守魄二者不相離則動者定靜者活熱者

陰精 知覺不昧 心之本體 有竅而虛火藏故明

知識 警悟



涼冷者溫身得其和而人生矣。

才是才料謂其可以有

為也。古人言才無不善

者。邵子曰。才有正有不

正。不安得謂之才。所

不能而能之。安得不謂

之才。

志是心之所注。如水於

壑。如射於的。若言心之

所之則泛矣。志從士是

諧聲。如意从音。想从相。

是之謂靈

稟天理之性

性之所能

稟氣而成之質

質之所能

是皆謂才

心之所之

注

趨向期必

能持於久

是之謂志

不是意義。朱子曰。志是

心之深處。故醫書謂志

屬腎。意是志之支脚。凡

營為謀度往來皆意也。

仁義禮智在心。及感於

物而發動。則為惻隱羞

惡辭讓是非。及到那人

物。土方見得愛宜恭別。

愛宜恭別在外。而各有

一條紋理。根於中。故愛

是仁之用。愛不可謂之

仁。而愛之理根於中者。

心之所發

思惟念慮

欲有所為

是之謂意

稟命之元

天命

具愛之理

為心之德

得於天者

其端惻隱

是之謂仁

稟命之亨

天命

具恭之理



則仁也。下三條放此。

為心之敬

其端辭讓

辭去已讓與人

是之謂禮

稟命之利

具宜之理

事宜

裁制

為心之制

其端羞惡

耻已惡憎人惡

是之謂義

稟命之貞

具別之理

分別

為心之覺

知覺

其端是非

是其善非其惡

是之謂智

人倫事物

當然之理

如此

公平廣大

人所共由

行

是之謂道

道之界辨

精密有條

精覈

縝密

紋路

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道字之訓如此而已。前篇形而上之道言天道。此是言人道篇首天道人道之訓明矣。

中庸曰文理密察。理字之訓如此而已。



各止其所

每事必止而不迂處

確然不易

堅不可移改

是之謂理

道得於心

蘊而不失

日新

是之謂德

道著於事

積而有成

富(有)無(外)

是之謂業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易之本意借人之德業字以言陰陽之道在造化者如此日新富有言其盛者大者此篇言人之德業當以蘊而不失易日新一句積而有成易富有一句

中庸言至誠無息又言天地之不二末引詩天命不已文王之德之純結之不已即是無息純

即是無息純

體無息者誠之用也

永嘉戴氏曰誠信字皆從言言不欺為誠言不

渝為信誠在言前信在言後此二字之本義凡

書傳所言異此義者皆充類言之者也

真實無妄

其體不二

始終不息

其用不已

表裏不雜

不二

天之道也

息

是之謂誠

緣事物不妄

循物無違

用

四端百行

人所當然

必以其實

人之道也

是之謂信



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

靜而未發

無所偏倚

謂之和人能操存於未應物之時積之久則能

為性之德

是之謂中

存其中而不偏倚於事物人能克治於方應物

發必中節

無所乖戾

之際積之久則能全其和而不乖戾於義理

為情之正

是之謂和

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二句稱贊

性之所存

中而不偏

上文中和二字後章立天下之大本訓亦不異

天下之理

皆由此出

以君臣父子五者為天下之達道則所指不同

是曰大本

是之謂和

情之所發

和而不乖

古今人物

所共由之

是曰達道

萬善之本

全體具焉

此訓中庸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子夏云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猶言大節小節孟子小德

是曰大德

完全之體段

於此



役大德則又指人而言  
體用二字出

全體之分

片善存焉

在於此

是曰小德

心未應物

如支應之統於宗子如無祿之會於亞首

方其靜也

萬事萬物所有之理盡

統宗會元

萬有畢該

心之應物

是之謂體

及其動也

發動露見

汎應酬酢

隨事發見

是之謂用

體以身體為喻用即其  
運用也耳目是體視聽  
是用手足是體執提運  
奔是用未動而用之體  
具方動而體之用行  
心之應物隨高隨下如  
舟之泛於水先於事物  
如酬後於事物如酢

記曰先王之立禮也有

在物之理處物之義以妙於心者為本

百骸之體眾絲之統居於上者為本

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

理義所根

體統所繫

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

立無文不行此字訓乃

是之謂本

充類言之

事所由出

簡冊所載

樂記曰聲成文謂之音

聲色所形

是之謂文

易曰物相雜故曰文此

雜而有倫

叙而有法

聲色所形者周子曰文

所以載道也此簡冊所

載者

書藝倫言理詩秉彛言

性易庸言庸行論語中

是之謂彛



庸之為德。皆言在人之德行。

心所得身所行

德行之常

久而不易

是之謂庸

涵容 得於天之眾理

無物 不昧 中窅 上透徹

明明德止至善。大學之綱。明德在心。至善之本。

心涵萬理

虛靈洞徹

至善在事理。明明德之準則。

是曰明德

不駁 不雜

事物準則

極其純粹

是曰至善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至大至剛者。浩氣

充養剛大

其氣可撓者。無復量者

以谷而助 常行之理。處物之配

之體。配義與道者。浩氣之用。朱子曰。浩然盛大

是曰浩氣

浩然之氣

人之一心

神明不測

神妙 明靈 不可測度

具此眾理

而應萬物

在心

寂然不動

此理固存

事物感觸

此理 自外而薄我。如火消金

感而遂通

非由外鑠



仁包四者

仁義禮智

該乎萬善

全備

求仁得仁

而

斯一以貫

則

一仁

貫衆善

具此學力第三

事理之當行者人之倫理

開籍

脩道明倫

以覺乎人

是之謂教

未知未能

必效諸人

倣倣之於

中庸曰脩道之謂教舜命契敷五教孟子曰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又曰三代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倫也

是之謂學

已知已能

必熟諸已

之於

說命曰惟教學半教即教也以教與學對言論語曰學而時習之以學與習對言

是之謂習

灑掃應對

詩書六藝

洒水掃地

應答問

收其放心

養其德性

是曰小學

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大戴禮古者生子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履小節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履大節白虎通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



張子曰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此大學明明德於天下之事

窮理正心 考究義理 中立其心

脩己治人

知必周知 徧

成不獨成

是曰大學

事事物物 在表事迹之粗 在裏義理之精

研窮其理

表裏精粗

欲無不察

是曰格物

未窮故其知有不盡又曰衆物之表裏精粗無

不到則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

心所覺悟 知識

推詣其極 大拓至

全體大用 具衆理之體 應萬事之用

欲無不明

是曰致知 其

說命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始以知與行並言

身所踐履

百倍其功 若行之不厚而力則

變移氣習 氣稟 習俗

弗篤弗措 捨置

是曰力行 於

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王一云者靜而存心則

專主於一心動而應物

則專主於一事無適亦

是合動靜言皆無走作

不息不襍說見上篇誠

字不息是貫乎始終不

襍是徹乎內外

通乎動靜

動應物靜存心

王一無適

皆專主於一而

走作

是之謂敬

貫乎始終

不息不襍

是之謂一

於者

發已自盡

是之謂忠

推已及物

是之謂恕

忠恕二字見論語中庸

此忠恕之訓用程子語

忠只是盡心古人云衷

亦恕只是將心比心

伊訓立愛惟親立敬惟

長孝弟二字詳於論孟

此孝弟之訓用朱子語

一善字中多少事理

周子曰人之形既生而

神發知五性感動而善

惡分萬事出聖人定之

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

人極焉靜者太極之本

體也太極動而生陽未

動未生非靜而何故主

靜所以立吾人之太極

善事父母

是之謂孝

善事兄長

是之謂弟

仁義中正

常本乎寂

寂然不動

是曰主靜

此靜字是人生而靜本體之靜非動極而靜流行之靜

幽隱細微

必謹其幾

審

將動之幾

是曰慎獨

謹審已所獨知獨見



慎獨見大學中庸

易言養正者三蒙象蒙

以養正頤象雜卦皆言

頤養正此訓蒙之養正

人之氣稟不同善端所

發往往在其偏勝處或

偏於仁或偏於義便各

就其偏處而推致之以

造其極所入之塗雖異

所造之域則同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

禮顏子述夫子之教亦

蒙昧之時未開發未顯明

是曰養正養其本心之正

器識之偏度量見識 偏曲處

是曰致曲推極其善端發見之偏曲

學問無窮

是曰博文廣博於文理

育其純一養育 不駁不二之資

推致其極充拓 遂到 極至處

必究其理者究 萬事萬物之理

云侯氏曰博文是致知  
格物約禮是克己復禮

檢束有要檢押 收斂 要約處

必循其則循率 法度

是曰約禮約歸於禮法

恭敬奉持

全其天理所得於天地之理

中庸尊德性朱子以為  
存心是也

曰尊德性警之使昏者覺操之使妄者存

警覺操存

反其昏妄收固 昏憤 放逸

論語言求仁孟子言求  
放心仁人心也求放心  
即是求仁

曰求放心



知言養氣。孟子因告子所短而言其所長耳。

事理窮至 而見識至到  
物格知至

言方入耳 即通悟  
聲人心通

此心空洞徹上下而不惑於事理。

知他人之言

洞徹無疑

是曰知言

至於敬以持其志。事事裁制合宜。

不可忘集義之事。不可助氣之長。

主敬集義

勿忘勿助

則氣不撓無限量而不懼於事物。

養我之浩氣

剛大無懼

是曰養氣

孟子以集義為養氣之本。程子又以主敬居集義之先。蓋連上文持其志說。此是程門之教。

勇之所存

堅實彊勁

子曰。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朱子曰。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左傳云。

不屈於物

是之謂剛

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勇只是敢為。剛有堅強之意。

剛之所發

奮決果敢

有堅強之意。

見義必為

是之謂勇

此朱子解孟子存心養性語。心者性之郭郭。存與養非二事。存其虛靈知覺之心。所以養其仁義禮智之性也。

操而不舍

是之謂存

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人。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筋骨。

順而不害

是之謂養

義禮智之性也。

義理之心

困困而作

是人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筋骨。

是曰動心



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

氣質之性

習險而矯頻歷不安 矯揉

不能謂振動其好底心忍耐其不好底性

是日忍性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已是吾身之私

獲勝其私得身之私欲

物欲淨盡

欲禮是天理之節文二者相對已才克禮便復

是日克己還性之稟受

善反其初

天理流行

是日復禮

志既立又須持則久而不化

為學之要

存乎立志植立其志向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持志之道持守

存乎敬義在 嚴於以推極其知識

守得定則見得明見得明則守得愈定

交養互發相

內外無違相背

饒雙峰言為學之要一曰立志二曰居敬三曰

沈潛翫索此心不浮不露以娛悅求竟

踐履不已蹈而行之 止

窮理四曰反身

日新又新日日新 又日新

聖賢可跂企定而及



善惡第四

內有數條光  
新僭訂數字

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

天命流行

於穆不已

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

秉賦於天

粹然至善

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

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

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

是曰天理

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

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

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

人欲者也

感物而動

易流於私

觸於

情動

情

物有

漸至

是曰人欲

本出

性之命於天者

知覺之發

原於性命

人心道心舜命禹語人指此身而言道指此理

而言只此一箇心其知

覺從義理上發出來是

道心從情欲上發出來

是人心

是曰道心

旋生

形之成於氣者

知覺之發

生於形氣

是曰人心

所

無為而為

天理之宜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孟子則以仁義



與利對言無為有為之訓本南軒有所為者非

特為名位為貨利也但有取自家順便之意及

孟子所謂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皆有所為

書周官曰以公滅私

是之謂義

此即是前篇仁義之義但此專訓與利對言者

有為而為

人欲之私

是之謂利

此與前篇利貞之利不同彼是天道之宜於物者此是人情之便於己者

物我兼照

坦然一致

是之謂公

人物與我如角之對立

如亂絲然有萬不同

物我角立

紛然萬殊

是之謂私

復還

於

反乎天理

日進高明

是曰上達

以死從

窮極於

徇乎人欲

日究汗下

是曰下達

不駁不雜

純粹無妄

天理之名

孔子言一陰一陽之道曰繼之者善孟子言性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張子曰上達反天理

下達徇人欲呂與叔曰君子日進於高明小人

日究乎汗下朱子合二說以注論語



曰性善。天理者自然之理。未涉人為。一善而已。

一涉人為。則或善或否。畢命彰善癉惡。善與惡。

對言。宥典宥過。無大刑。故無小過。與故對言。周

子曰。執無過。不改為惡。朱子訓之曰。有心悖理。

無心失理。

周子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又曰。性者剛柔善

是之謂善

不有當行之理

凶暴無道

有心悖理

於反逆

是之謂惡

錯差不是遂終不改者

謬誤非終

無心失理

而

是之謂過

正固嚴毅

是曰剛善

猛隘彊梁

是曰剛惡

慈順卑遜

是曰柔善

懦弱邪佞

是曰柔惡

以道為非

拒而不信

墮於剛惡

是曰自暴

以道為高

憚而不為

惡中。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強梁。柔善為慈。為順。為遜。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周子以中列於五性。剛柔善惡皆氣質之偏。則中其聖人天地之性乎。孟子曰。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



由義謂之自棄也。

墮於柔惡

是曰自棄

論語驕吝二字。此訓氣

盈氣歉。是程子說。餘皆

矜誇氣盈

吝之枝葉

朱子說吝是靳縮之意。

驕是張狂之意。吝其在

是之謂驕

張而不訕

我者。則以所有驕人為

是要驕人所以吝。故朱

鄙嗇氣歉

驕之本根

子云二者常相因。

是之謂吝

長日無善

論語尤悔二字。此訓是

程子語。尤本是過甚之

罪自外至

是之謂尤

義我以人為過甚則尤

人人以我為過甚則尤

我觀尤物拔其尤可見

中庸知者賢者過之謂

其所知所行過於中。故

或忽於行。或忽於知。此

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論孟所謂狂狷狂者只

是志高故行不揜其言。

狷者只是自潔自好耳。

中庸子路問強。洪範六

極。六曰弱。以性行言。可

理自內出

是之謂悔

知者過之

行有不揜

志在進取

行不揜言

是之謂狂

是之謂狂

知者過之

是之謂狂

賢者過之

見有所未明

不脣不潔

有所不為

是之謂狂

是之謂狂

賢者之過

是之謂狂

是之謂狂

是之謂狂

是之謂狂

是之謂狂

德性之剛

持守不變



當此訓周禮言弓之強弱却是制字之本義充類言之為勢力之強弱皆不可用此訓

志氣之勇 力行不息

是之謂彊

氣稟不剛 陰柔怯懦

志操不立 委靡頹墮

是之謂弱

百家眾技 不能相通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小道如諸子百家功利之

說有近效而無遠到者故曰致遠恐泥君子惡之而不為論語攻乎異端朱子曰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

是曰小道

邪說詖行 戾乎正道

是曰異端

理之和順 氣之嘉祥

是之謂吉

理之悖違 氣之乖沴

書易多言吉凶有此理則有此氣非自外來也

違背 衝激



幾字取義因弩機書若  
虞機張是也顧命云非  
幾易曰知幾其神乎幾  
者動之微  
易序卦曰剝窮上反下  
故受之以復陽君子之  
道也消極而復長故爲  
反善之義

是之謂凶

事雖未著

理則已明

是之謂幾

氣化之轉

人心之轉

陰反而陽

惡反而善

是之謂復

人非聖賢

孰能無過

過而不改

斯惡之大

遷善風速

改過雷決

百倍其功

氣習變化

成德第五

心之虛靈

洞明此理

全體大用

舉無或蔽

具眾理之体 應萬事之用

皆

大學曰物格而后知至

易大象曰風雷益君子  
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大學曰止於至善又曰知止而后有定知止謂至善之所在也

是日知至

見識至到

理之精微

精覈者 茫昧者

洞燭於心

照

一事一物皆明其則

準則

識 當止之處

是日知止

考究事物之理

精覈

見解 高遠

窮理之精

所知 高

智識超邁

易知崇禮卑謂聖人之德由所知而崇聖人之業由所踐履而廣蓋事業從卑下處切實做起

是日知崇

故其業可廣也此禮字只如履字

率事物之理

厚而力

蹈律

着實至到

循理之篤

所踐履 卑下

踐履切至

是日禮卑

此理極實於身

一息

此理極明於心

至誠無息

細常之大事務之細義理之精形迹之粗

至明無蔽

察之由之

失墜

巨細精粗

毫髮不遺

中庸盡性朱子解云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說卦盡性謂爻辭能使人究盡人之性耳

是日盡性

心之體段象理

統會

心之運用萬事

周徧

體無不統

用無不周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朱子曰心者人之



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盡者盡乎此心全體之量也。

充滿 致極 此心容受之量  
充極其量

毫髮無疑

是曰盡心

大學意誠而后心正。意誠者心之所發。好善惡

念慮所發

真 實 無 妄  
必求自慊

惡無一毫之不實也。心正者應物之餘無所

是曰誠意

留滯。復還其在中之正位。以為一身之主。不至

心體所存

虛 明  
中正不偏

逐物而不返也。舊訓非是。合以北溪之說易之。

是曰心正

當然之則 準則

必至不遷 而

即上文止於至善之止。

是之謂止

大學知止而后有定。動亦定。靜亦定。程伯子

若動若靜

各止其所

答張子定性書中語。

是之謂定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任重俗

寬廣有容

足以任重

云。檐子重。道遠。俗云。路程遠。檐子重。故須弘弘。

是之謂弘



是開弓引滿朱子人能弘道之訓所謂廓而大

堅忍特立

足以致遠

之是也弘毅皆是用活字毅猶俗云韌

是之謂毅

推致廓大善心發見之緒

使充滿所受於天之量

孟子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又曰充無欲害人之心

推廣善端

滿其所受

此處達字對充字說充是滿其所受之量達有由此至彼盈科而進之義如有不為而達於為不成章不達方是此處真諦若賜也達乃明通政體上達乃學問究竟在邦必達乃名譽著間欲速不達乃行有阻滯俱隔一層故借擬易之

是之謂充

理無不通

行無不得

由此至彼

盈科而進

是之謂達

中庸生而知之在學知困知上安而行之在利

稟氣清明

不思而得

得此理

行勉行上又曰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朱子

是曰生知

勉力

投合此理

曰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

賦質純粹

不勉而中

氣屬天主知質屬地主行

是曰安行

性於此德故安於此德

高出於同類拔起於眾聚中

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承上文五

性焉安焉

出類拔萃

德言周子語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乎其類拔

是之謂聖



乎其萃。有子語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繫辭傳語。

復焉執焉

其德可以久 其業可以大

是之謂賢

充滿 形體容色之德

孟子言踐形。玩其文意。只是言形色之動出於

至誠盡性

充其形色

天性。惟聖人至誠之心。能與容貌相應耳。

是曰踐形

能實踐其形 形色之德。如耳聰目明足重手恭之類。所謂天性也。

說卦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謂爻辭之占。能使人

與道為一

無間乎天

研窮事理。究盡人性。以極至於天道之賦予耳。

是曰至命

孟子四十不動心。道明則於事無疑。德立則於

道明德立

無所疑懼

事無懼。所以心不動。

曰不動心

孔子自言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謂自然合

從心所欲

自然方正

於法度也。

曰不踰矩

易象曰。尊位大中。禮運曰。王中心無為。以守至

大中至正

百聖相傳

正。此訓借此四字以贊斯道傳統中正之極。

是曰道統

所行之 所得之理 植立

隨

越

之心

之學

小四書卷二



夫子告曾子謂以一而貫其道告子貢謂以一

心與理融會如水渾濁然不見其有異  
心理渾然

如舟汎水以應物 徧曲處亦得宜  
汎應曲當

而貫其學此訓汎應曲當是說貫道者

是曰一貫以而貫弗萬

百聖昧軒

乾用九天德中庸達天德之類本指上天之德

極誠無妄息

與天為一

此訓蓋如九五位乎天德程子所謂純亦不已

是曰天德自然式五

無假於外

乃天德是贊聖人之德孟子曰人人有貴於已

天爵尊榮本然之善

無假於外

者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又曰仁義忠信樂善

是曰良貴

無假於外

不倦此天爵也

生知安行而

聖不世出聖人 世世 出

謂以生知安行之聖為標的而思勉以求至焉

思得勉中而

聖可馴致聖人之德 馴狎而致之

捨是而求此

標的不立

差之毫釐

謬以千里

治道第六

孟子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勸勵使為善

法制禁令法度之制 禁止之令

勸勵防閑勸勵 激勵如提提如闌物



防閑使不為惡。

以正乎人

是日善政

董仲舒曰。漸民以仁。摩民以義。

仁義禮樂

漸漬 撫摩 涵容 養育  
漸摩涵養

以淑乎人

是日善教

周禮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

制度品節

裁制其度數 品量其限節  
正其綱紀

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樂記曰。禮節民心。

防其慢易

大小之相保屬。如網之綱與紀  
以立其敬

樂和民聲。

是之謂禮

五聲十二律

聲律歌舞

養其性情

宣通 湮塞抑鬱  
宣其湮鬱

以全其和

是之謂樂

以身而體事。理所當行。各不易者。

體道之常

彌滿 比合 之化  
彌綸天地

天下後世

所不能易

是之謂經

立定之常法。如織之經。

中庸言大經。孟子言反經。易言行權。論語言未可與權。孟子言嫂溺援之為權。執中無權。以經與權並言。則始於公羊。權者反於經。而後有善。



之說韓康伯亦云反經合道為權

心通 事其所當行 變易者 達道之變

各因其時 裁制其宜 因時制宜

以濟乎經 銖兩悉稱

之所不及 以濟乎經

不定之變法如稱之權

是之謂權

經常之法

之於 木版 竹簡 載諸方策

萬世無弊

寄之於 是之謂典

當然之理

寓諸事物

書堯典舜典慎徽五典有典有則說文典从冊在几上尊閣之也以所載可為常法故訓常書有典有則關石和鈞亦則也周禮太宰掌建邦

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以八則治都鄙

中正有準

是之謂則

書罔失法度周禮太宰以八法治官府孝經先

當行之理 處物之義 道義之正

國法 禮法 制度之嚴

王之法服法言孟子徒法不能以自行

人所當守

是之謂法

此訓中庸正己而不求於人學者事也若孟子

反求之於身 省察 反躬自省

進德脩業

所謂大人正己而物正則又蔽自然

求望 不責乎人

是曰正己

康誥曰作新民作新者振起洗滌之謂也大學

推吾造化 振作鼓舞

革其舊染



摘新民字對明德為脩  
已治入之事。

以復于善

是日新民

動靜云為

權之以義

中庸君子而時中謂隨  
時處中也學記曰當其

各當其可

無過不及

可之謂時。

是日時中

左右前後

居之已身

大學絜矩之道以吾身  
居中而上下左右前後

上下四旁

度之以已

做六個人看皆比量得  
均齊方正無侵越而已。

各得其平

無有廣狹

分願之當

壙遠迫近

是日絜矩

經歷

身之所經

所者

翕然丕變

如鳥歛翼之速 丕大變化

孟子曰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  
神荀子亦云過化存神此必古  
語過化如舜耕歷由而田者讓  
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

是日過化

所者

不待急之

存神如孔子立斯立道  
斯行之類易曰唯神也

心之所主

所者

不疾而速

自

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是日存神

君之位

洪範次五曰建用皇極極  
者屋之脊棟高上中正眾

位為至尊

德為至盛

高上中正之德



材所構在下所仰故取以象君人之盛德

居中天下而象王數居九疇中為天下法中作則

是曰皇極

稱王者曰天子見商書

承天之統統緒

行天之道

中庸曰孝者善繼人之

繼志述事如子之繼父志述父事

是曰天子

志善述人之事張子曰

庶績咸熙眾功皆明盛

四方風動教化之達如風鼓動

乾稱父坤稱母大君者

長治久安

是曰大順

宗子知化則善述其事

庶而未富民衆

治而未教

窮神則善繼其志

禮運言大順謂聖人以禮

義治人情以致一世之順

其曰小康謂息爭奪小

得安康詩小康亦謂民

勞而望稍安耳此訓推類以言治效之大小

是曰小康漸潰撫摩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

仁義德禮

漸摩斯世

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

人所歸往

是之謂王

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

功利智力

把持斯世

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

人所畏服

是之謂霸

論語末篇叙堯舜禹傳

五帝三王

繼天立極

授之言湯武征伐之意

小四書卷二

三十一



孟子未章叙湯文王孔子聞而知之者所謂道

統也孔子晚年得其傳者曾子傳之子思孟子

韓愈氏曰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子

孟子死不得其傳焉

宋太祖乾德丁卯五星

聚于奎婁

濂溪先生周子敦頤

明道先生程伯子顥

道傳大統

時臻盛治至

道學不傳

治本不立德禮為治之本

汔可小康幾

民不見德此道之顯著出於

猗歟休哉美

斯文在天並

五星集奎集於奎宿

一生聖賢

惟周與程

統接孟子

伊川先生程叔子頤

繼以朱子

疏源濬委疏通問學之源而深浚其流

二程學於周子朱子學於程子之門人

斯道大明非

如日方中安得

匪盲匪聵非

寧不率從循率

蠡測管窺如以蠡測海

眇焉後學微小

輯所見聞

質諸先覺



道無天統  
 辨復其間  
 蓋既普巖  
 我首明題  
 洪發大也  
 繼以未紀  
 敘後漢南宋朝兆新僭  
 訂元明二代兆新僭補

### 小四書卷三

### 歷代蒙求

叙後漢南宋朝兆新僭  
訂元明二代兆新僭補

先生字壽翁號定字徽

休寧人延祐甲寅鄉貢

太極者理氣之渾淪統

會太至尊高之稱

陳櫟誤

分

天高地

太極既判

高下定位

輕清為天

重濁為地

中處者人

必立之君

三皇五帝

世質民淳

三皇伏羲神農黃帝  
五帝少昊顓頊帝嚳唐



堯虞舜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耜以起土耒其柄。

伏羲畫卦

更造書契改作文字 刻畫

炎帝神農

教民耒耜

黃帝軒轅

神化宜民厚

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垂衣裳者立朝之容也。

始垂衣裳

皇風愈惇

皇降而帝

少昊有作

顓頊繼之

授于帝嚳

小四書卷三

唐帝曰堯

捨子丹朱

詢事考言問所行之事 所言

讓于有虞

舜德重華

樂曰韶舞

亦捨商均

讓于大禹公

惟此五帝

實官天下私

家天下者

始于有夏

五帝官天下傳聖賢。三王家天下傳子孫。

小四書卷三

七



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

啓禹子賢繼能 禹因傳啓

三王傳子 實始于此

桀虐而亾 共十七君

傳祿

祚四百年 商湯代興

太甲太戊 盤庚武丁

挺拔而生

凡六七君 賢聖挺生

紂為無道 罪浮于桀

過

祚六百年 為周所滅

周自后稷 積德累仁

尚

商

商以商丘地為國號其  
都有殷水故稱曰殷

文王宜王 猶服事殷

武王伐紂 天下歸周

信

周成王定鼎十世三十  
十年七百其後三十六

卜世卜年 古今無儔



世八百六十七年皆過其數

孔子脩魯史春秋始於平王之四十九年

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

七雄齊楚燕趙韓魏秦

成康俱賢成王康王 泰和極治所

平王東遷自鎬京東行遷洛 春秋攸始

五霸相繼 尊周為名

降為戰國 七雄分爭世年之數盡

赧王入秦 周曆遂訖長

享年最永 八百七十六十七

六國齊楚燕趙韓魏

秦併六國 狼吞虎噬如

謂兼三五 始稱皇帝三皇五帝

盡掃良法 焚書阬儒先王善法

二世而亡 咸陽為墟其國都開地

漢高勃興 寬仁大度高帝勃然起

誅秦蹙項 光啓炎祚項羽

推五德之運者始於伏羲以木德王神農火黃帝土少昊金顓頊水帝嚳木唐堯火虞舜土夏



金商水周木秦為閏位

漢繼周以火德王

三傑蕭何韓信張良

當時股肱

如手足之臣

蕭何曹叅

蕭與張韓

張良韓信

人傑為三

文景恭儉

文帝景帝

休養生息

武帝窮黷

窮兵黷武

孝宣總核

總核名實

元成柔弱

元帝成帝

哀平短祚

哀帝平帝

王莽篡竊

實開光武

同符高帝

西漢遂東

西都長安之漢

東都洛陽

三世賢主

顯宗肅宗

明帝

章帝

傳世十二

終於靈獻

靈帝

獻帝

漢祚四百

人心未厭

曹操子丕

篡漢為魏

昭烈帝胄

正統是續

帝室之胄

蜀主劉備

訖於再傳

漢社始屋

後漢昭烈帝名備乃中山靖王之後

本其所出曰胄如俗云某公腦

下



吳主孫權

曹操子不

孫權踞吳

同為漢賊

懿生師昭

開基肇亂

懷愍孤立

開國江東

篡漢為魏

江東僭位

滅於典午

炎號晉武

子愚婦逆

擒於劉石

歷懿師昭

孰能一之

始

懷愍

劉聰劉曜石勒

五胡匈奴鮮卑羯氐羗

五凉前凉後凉南凉北凉西凉四燕前燕後燕

南燕北燕三秦前秦後秦西秦二趙前趙後趙

王者頒曆年以某月為正月月以某日為朔日

元帝渡江

國曰東晉

十世而亾

宋武應運

自晉中微

羣胡雲擾

五凉四燕

三秦二趙

一夏一蜀

紛紛僭竊

正朔相承

獨推建業

年之正朔之朔

南朝建康都



借竊俱亾

併于元魏

元氏之魏國

南北分王

垂三百祀

將室

年

元魏遷洛

亦曰賢君

南歷五朝

宋齊梁陳

都建康者東晉宋齊梁陳為五朝上并吳則為六朝

宋始劉裕

齊蕭道成

蕭衍梁繼

霸先陳興

元魏之衰

分而為二

高及宇文

各篡其位

東魏高歡之子篡之西魏宇文泰之子篡之

高為北齊

宇文併之

宇文之周

又滅于隋

隋主楊堅

本無功德

平陳後主

幸爾混一



再傳煬帝以奢侈亾

李氏之唐國

天亦厭亂業歸李唐

唐起義兵始于高祖

佐以太宗實為英主

文館學士杜如晦至許敬宗十八人圖像作贊

十八學士號為登瀛

瀛洲

時人喻之登仙

賢相房杜共致太平

房玄齡杜如晦

唐三宗太宗玄宗憲宗

繼以立憲稱唐三宗

憲憲

閨門多慚雜以夷風

藩京師鎮方面曰藩鎮  
外亂藩鎮內亂宦官

訖于唐亦三百年

宋漫之梁代

五代繼之始於朱梁

五代梁唐晉漢周

唐李存勗晉石敬瑭



漢劉知遠

周祖郭威

共五十年

君如奕棊

於時十國

各據偏方

二漢南漢北漢  
二蜀前蜀後蜀

二劉氏 王氏孟氏  
二漢二蜀

楊氏 馬氏 李氏  
吳楚南唐

曠氏 王氏 錢氏  
荆閩吳越

紛然僭竊

孰能削平

必待聖哲

趙氏太祖

繼以太宗

掃除僭國

宋業以隆

真宗 仁宗 英宗 神宗  
真仁英神

俱稱賢君

相王安石

引進小人

新法既變

又復紹述

哲宗 徽宗  
哲繼以徽

誤於六賊

六賊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李彥朱勳



金師已逼

高氏之北齊

始禪于欽

欽宗

禍如高齊

父子蒙塵

南行渡江

高宗南渡

忘親事讐

保境全民

孝亦賢主

孝甘棄地

忍恥包羞

又誤於奸

留執使車

光寧理度

胥誤於奸

大朝以此

問罪興師

恭既北狩

端昂播遷

南北二宋

合三百祀

代金平宋

是為有元

繼宋者元

於世祖始

九十三載

一十四傳

成知崇儒

武尊孔子

仁性至孝

慎重國史

英宗果毅

鉏奸被弑

泰定守舊

天下無事



明立半年

文則五禩

寧更祚短

二月而逝

妥歡昏弱

政紛盜熾

避兵北竄

順帝得諡

九十三載

位凡十傳

大明赫興

復主中原

太祖洪武

定鼎金陵

建文繼統

名正太孫

永樂篡逆

靖難為名

屢征漠北

遷鼎燕京

洪熙幹蠱

任賢布澤

宣德濟美

文景媲美



正統寵闈 也先寇逼

土木北狩 隸也不力

景泰用權 國已有君

翠華得返 少保之勲

曹石貪功 奪門復辟

天順再元 謙寃莫雪

成化雖明 不戒覆轍

西廠作偏 禍終明室

弘治繼祚 仁孝性成

周后別祀 義不私親

奸邪盡去 君子盈廷

方之前代 漢文宋仁



正德寵瑾

宵小相繼

游獵荒亡

明業中替

嘉靖入繼

統嗣紛爭

進號配天

邪說蔑倫

輔臣諫官

從無誅戮

夏楊倡始

貽禍實酷

延及隆慶

災異頻仍

六載遐升

德澤未聞

萬曆之初

政由江陵

十年權相

庶政風行

日久廢弛

好貨橫征

東林分黨

國由以傾



泰昌一月

紅丸殞折

天啟冲年

客魏交結

屠毒忠良

緹騎四出

流寇縱橫

關門馳突

大厦已傾

伊誰之戚

崇禎圖治

有君無臣

兵荒疫盜

天下紛紜

撫綏乏術

勦禦無能

闖賊犯闕

帝后同殉

傳世十六

惟英兩元

延祚二百

七十六年



泰昌一月

張振江百

字十六半

軒世十六

對英兩元

關越外關

高武同感

謝遜云滿

陳樂無翁

吳黃興盜

天不修慈



